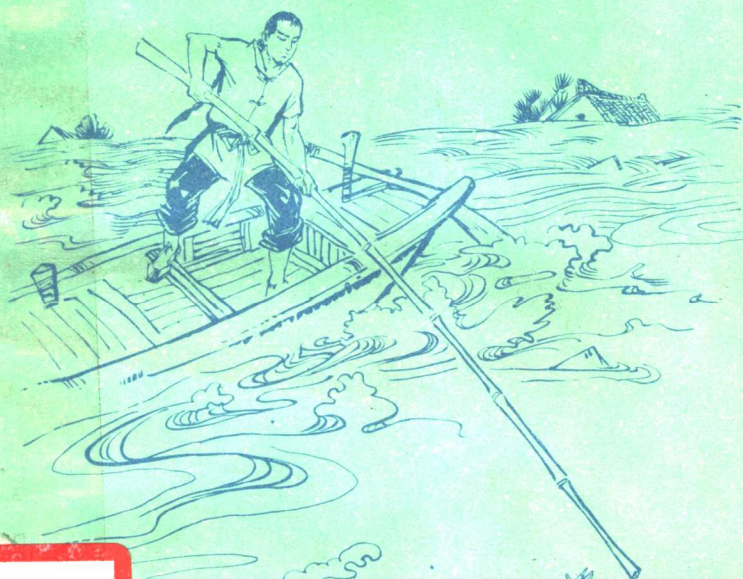


山海经丛书 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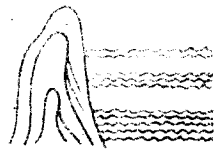


77.3
98

人捞只衫衣

——民间美德故事

浙江文艺出版社



山海经丛书之十七

人捞只衫捞不

——民间美德故事

本社选编

责任编辑 王建中

朱承斌

插图 寇风光

封面设计 潘小忠



不捞衣衫只捞人

本社选编

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浙江萧山印刷厂印刷

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960 1/32 印张4.125 插页1 字数61,000 印数000,001—369,000

1985年1月第1版 1985年1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10317·177 定价：0.42元

目 录

不捞衣衫只捞人	1
分嫁岭	12
三圣堂佳话	20
“扫叶庄”和“踏雪斋”	26
书生还珠	30
君子渡	37
娶妻还妻	42
以德报怨	47
一父三姓子	49
鞋匠护嫂	55
徐霞客别母记	60
一、插插活	60
二、反穿罗裙倒着鞋	63
三、大包袱	64
四、纺棉纱	67

廿年媳妇廿年婆 70

姑嫂饼趣闻 73

奶妈缘 78

三秀才赶考 82

画师情谊 86

问渔亭 88

杏婵搬家 92

珍珠蚌传奇 99

郑公风 104

七月十五供麻姑 106

大儿小儿 108

河边救难女 112

为民剥皮 115

孝顺笋 122

压桑枝 125

不捞衣衫只捞人

清朝年间，宁波府一带发了一场很大的洪水，淹没了许多村庄。地势低的，只露出一些屋尖和树梢；地势高的，人们也只能爬上梯子暂时躲避。

地处西乡的黄山村，地势比较高，在山脚下住着一户人家，只有母子两人。母亲年过半百，儿子名叫阿新。阿新今年刚满二十五岁，生得英俊魁梧，为人忠厚善良。这一天，母亲把阿新叫过来吩咐道：“儿啊！我们世代穷苦，你又从小死了父亲，靠我摇一条渡船把你拉扯成人。现在发了大水，渡船用不上了，你赶快划一条船，到那地势低洼的地方去看看，有没有落水的人，救他几个，也是我们船家应有的本份。”阿新听娘一讲，连忙回答：“是，是，孩儿马上去。”说着从墙上摘下橹带，

从墙角背起船橹，趟着水走到门外，在树旁解开船缆，摇橹动身。这辰光，屋里又传来了母亲的声音：“儿啊！这次出门，救人要紧，看到了财物，切莫动心。你要牢记为娘的话：不捞衣衫只捞人！”阿新边摇船边大声回答：

“请娘放心，孩儿记住了！”说着，小船飞快地离黄山村而去。

离黄山村二十里有一个乌山村，地势也比较高，山脚下也有一户人家，只一个人，他的绰号叫“三光”。为何叫他三光，说来有个原因。三光家本来还富裕，父母健在时已替他订了一门亲事：对方是黄山村和乌山村之间叫低塘村的一户人家，姑娘名翠凤，相貌标致，性情温和，又很勤劳。可就是这个三光，不务正业，好吃懒做，经常和一些不三不四的人狂喝滥赌，把好端端一份中等家产，全部败光。父母也相继气死。因而，虽有婚约在手，也无力成亲。此人稍有银钱到手，就喝光、用光、赌光，因此人人都叫他“三光”。这一天，三光灶上无米，灶下无柴；想去赌，身边一个烂白板也没有。正在发愁，忽见涨了大水，心中一动：对！我正可摇一条小船去到低洼村庄转转，碰碰运气，也许能发一笔横财。想罢就出

门摇了一条小船，边摇边唱起小调来：“七月里来有财星，三橹两橹急急行，茫茫大水谁知情，只捞衣衫不捞人……”

摇了几里路，只见迎面漂来一只大木箱。三光大喜：“运道好，不必大起早，我的赌本来了！”

忽然，从木箱中发出了一个女子的呼救声：“前面那位大哥，救救我吧！”三光一楞，连叫晦气。摇近一看，见箱中坐着一个蓬头披发的姑娘，看不清脸面，只见她浑身哆嗦着，一手挟着一只包袱，一手提着一只妆盒，心想：唔，还是有油水的！

“大哥！快救我上船吧！”姑娘惊喜地喊。

三光眼珠一转，想了想，说：“可以！你先把包袱、妆盒递上船来！”边说边把船靠近木箱。姑娘慌忙递上了包袱、妆盒，三光接过东西，往船舱中一放，拿起撑篙，姑娘正要用手来抓，说时迟，那时快，三光用力把撑篙向那木箱一点，狠狠地说了声：“对不起，我养不活你！”就掉转船头，回乌山村而去。

木箱被撑篙一插，向外一侧，“呼”的一声，一下子灌进了大半箱的水。那姑娘惊得脸

孔发白，大声地叫：“大哥救命！你好忍心哪！”但是三光的小船早跑得无影无踪了。这时候，北风怒号，水势汹涌，一个浪头打来，木箱就下沉了。眼见那姑娘在水中滴溜溜地打转，时沉时浮。正当危急之际，忽听水面上一声大喝：“不要慌！快抓住我竹篙！”姑娘在昏迷中猛然惊醒，见水上有竹篙伸来，连忙一把抓住——她终于得救了。

救姑娘的青年，就是黄山村的阿新。阿新飞快地把船摇回自家门口，从舱中抱起浑身湿淋淋、冻得半死的姑娘，走进家中，把姑娘放在母亲的床上。阿新妈替她换了衣裳，盖上被头，阿新在厨下烧来一碗滚烫滚烫的姜汤，给姑娘喝下。待姑娘暖和过来，一交谈，才知道她叫翠凤，是低塘村人。

这时候，门外进来一个须眉皆白的老人。那老人叫毛头公公，是本村的长者。因为他年轻时走南闯北，见多识广，加上正直善良，好打不平，常常为村子里排难解纷，因此受到全村老小的尊敬。

阿新妈赶忙让坐。毛头公公问姑娘：“我听说你的家被大水冲走了，现在孤苦伶仃，无依无靠，怎么办呢？”

“总望这位妈妈能将我收下！可恨的是我家所有的积蓄，被一个狼心狗肺的人抢去了。但不要紧，我有一双手，能种田，会织布，我决不自吃你们的饭！”姑娘流着眼泪说。

“放心吧，天下穷人是一家，就让我们住在一起过活吧！”阿新妈爱怜地说。

“对！年轻力壮，何愁过不了日子。今后有什么难事，可来找我！”说罢，毛头公公告辞出门了。从此，姑娘就跟阿新妈睡一张床，阿新就在灶间里搭铺睡觉。白天一块上山垦荒，晚上一块纺纱织布。同甘共苦，日子倒也过得不错。

冬去春来，杜鹃花开满了黄山村山头。那一天傍晚，毛头公公又过来聊天。忽然，毛头公公对阿新妈说：“大嫂子！你家阿新已到了娶亲的时候了，我看翠凤这姑娘为人善良正直，勤劳俭朴，何不就配与阿新，成为一对，也可了却你的一桩心事！”

“我早有此心，只是不晓得姑娘肯不肯？”阿新妈笑呵呵地说。

阿新连连摇手说：“使不得，使不得！我是凭着好心把她从水中救了上来，如果成了婚，岂不要被人家讥笑！”

“这有什么？”毛头公公说：“谁不知你为人纯朴正直，只要姑娘同意，我与你母亲作主，谁人会说你们的闲话！姑娘，你说此事可好？”

姑娘的眼中闪烁着喜悦的泪花，难为情地说：“承公公、妈妈好意，阿新哥确实是一个好人。我一个无依无靠的孤女，论理是再好不过了……”说到这里，姑娘的话停住了，眼泪象断线的珠子，扑簌簌地掉了下来。接着又说：“可是，不瞒各位说，我从小已由爹娘作主，出帖许配给别人了。”

阿新妈和毛头公公不由得同时一呆。

“许配哪户人家？”毛头公公问。

“许与乌山村‘三光’为妻。听说此人好吃懒做，败光了家产，气死了爹娘；还听说性格粗暴，奸诈贪财，我实在不愿嫁他啊！”说罢，又哭了起来。

毛头公公听说，沉吟了片刻，对大家说：

“好好的一朵鲜花，岂能插在狗粪上！待我明天到乌山村去打听一下，如果他贪财，我们拚着花一笔钱，把这亲事退了。今天天已不早，大家早点安歇吧！”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毛头公公就来到阿

新家，打算到乌山村去。可是，还不等毛头公公出门，门外忽然来了一个人。看此人的穿着、相貌倒也一般，只是两只眼珠，骨碌碌地乱转。他喊：“好个阿新，隐藏我的妻子，该当何罪？”

来人就是乌山村三光。姑娘一听声音，先是一惊，跑出来一看，不禁突然惊叫起来：

“公公，去年大水中抢我财物、谋我性命的就是他！天哪，好狠心的人哪！你还想讨我做妻子，办不到！我死也不会跟你！”那三光却冷冷地说：“这可由不得你！有道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你的爹妈亲笔写的红绿婚书，还在我手里呢！你这就跟我走吧！”

姑娘“哇”的一声大哭起来，跌跌撞撞跑进阿新妈房中，倒在床上。

阿新妈和阿新吓得目瞪口呆，不晓得怎么办才好。

这时，毛头公公不慌不忙地踱出茅屋，双眼盯住了三光，厉声地说：“你把姑娘的年庚八字、红绿婚书拿来我看！”三光往怀中一摸，摸出了一张红纸，举手一扬，哈哈大笑说：

“这还能假吗？可惜我不能给你，你算是她的什么人？”毛头公公也不生气，沉着地说：

“我是她的义父，得管她的婚事！”三光有恃无恐地说：“你总不能推翻她亲爹的婚约吧！”毛头公公平静地对三光说：“你放心，既是她亲爹作主许与你为妻，我怎能翻悔？不过在婚事上我应该作主。”不容三光再说什么，毛头公公一字一板地吩咐：“娶亲岂能这样草草率率，我们可要作些准备。现在限你于三天以后，备好花轿一顶，随带红绿婚书，吹吹打打前来迎娶！”三光听听倒也有理，也就看风落篷，说了声：“好，一言为定。三天后看你逃到哪里去？”说完就走了。

外面的话，翠凤全都听到了。见三光一走，就急忙跑出来，向公公“扑”地跪倒，泪流满面地说：“请公公救我！叫我嫁他，我宁死不依！”阿新和阿新妈也跟着哀求。

毛头公公扶起了翠凤，笑着对大家说：“你们放一百个心！我能这么糊涂，把姑娘往火坑里推吗？反正还有三天时间，到时候你们就照我的吩咐办吧。”

眼睛一眨，三天过去了。那天上午，忽听门外吹吹打打，三光领着一顶空花轿来到门口。他手中扬着红绿婚书，大声喊着：“老头儿，快叫你女儿上轿吧！”话音未落，毛头公

公从门内踱了出来，沉着脸，慢慢地说：“你娶不成了！”

“你说什么？”三光一惊。

“为的是姑娘坚决不肯嫁你，那天你走后不久，就跳进水塘里自尽了。”毛头公公用手抹抹眼睛说。

“什么，淹死了？尸体在哪里？”三光问。

“你来看！”毛头公公一撩门帘，看得见堂屋里设着灵堂，立着神主牌位，一张尸床放在当中。毛头公公一撩帐子，说声：“你来看！”三光放眼一瞧，只见姑娘僵躺在尸床上，两目圆睁，满面白里透黄，煞是怕人。三光不禁“啊”的一声，吓得倒退不迭。退出到门外，定下惊魂，忙对同来说：“晦气，晦气！快走吧！”这时，只见毛头公公一个箭步，挡住三光去路，大喝道：“你怎么不娶就走了？不是说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吗？那姑娘生是你家人，死是你家鬼，现在你必须把尸首抬走！随后我就到衙门里去告你一状，告你逼死人命，看你如何交代？”

三光一听慌了，忙把红绿婚书往地上一掷，说声：“这婚书原不是我的，我也不要



要不出好，師對是不利於教，其對，特

了。”说着挥手招呼众人，跌跌冲冲地出村去了。毛头公公并不拦阻，只是捋着胡须，哈哈大笑起来。

毛头公公弯腰拾起婚书，走进堂屋，撩起帐子说：“没事了！姑娘请起来吧！”随着话声，姑娘忽然从“尸床”上坐了起来；阿新和阿新妈也从房内笑着出来。姑娘感激地说：“多谢公公，好计策！”毛头公公把婚书撕碎，对阿新说：“你们就不用这一套了。拣日不如撞日，就定今夜，你俩成婚吧！”阿新和翠凤听了，都激动得说不出话来。

王琯琯搜集整理

分 嫁 岭

明朝嘉靖年间，一个秋末冬初的下午，天气阴沉，从黄岩城西门抬出一顶漂亮的花轿，但见妆奁华丽，仪仗整齐，吹吹打打，十分热闹。花轿来到焦坑，忽然下起雨来。过了北洋，旗鼓伞盖全都打湿了，偏偏前面又遇着一座小山岭，于是抬轿的与迎亲的人们就鼓劲上岭。幸好岭头有一个小凉亭，大家就把花轿歇下来躲雨。正在这时，只见对面有一顶青衣小轿，也急冲冲上岭来，抬入凉亭。小小凉亭已被两顶花轿挤满，两家抬轿的与迎亲的人就无处藏身了，于是他们就疏散到附近的人家或树荫下去躲雨，凉亭里就只剩下这两顶花轿。

两个新娘子面对面坐在轿内。西边轿内的新娘，见东边轿内的新娘正在掩面抽泣，看她戴着旧凤冠，穿着旧衣服，迎亲的人寥寥无